

那眼睛在看著我

6A 陳展圖

大革命以後，從前政府的秘密政治手段都被推翻，新上台的革命巨頭強調要把自由交予民眾。那時我剛上大學，什麼政治、政要都不太清楚。聽到政府給予民眾自由，我就相信——至少在那眼睛看著我之前。

在大學我修讀社會與媒體科，立志做個為國民揭露真相的記者。第一堂課，帶著金絲眼鏡、擁著大肚子的教授為學生講解筆記。事實上，我並不如預期般雀躍，因老師講的差不多跟書本一樣。

「有沒有問題？」鐘聲響後，老師用粗獷的聲音問。

「教授，你認為現在的傳播媒體自由嗎？為什麼對革命的報道少得要命？」班上一位女士開口問。

聽罷，老師的臉變得僵硬，像木雕面具一般，又突然四處張望，仿佛一頭受驚的獵物，然後徐徐答道：「當然自由，你這蠢蛋，下課時間到了，全部人立即離開。」

那時覺得老師有點奇怪，因為我們還不知道那眼睛在看著他。早知道，應該沒有人會問那「愚蠢」的問題。

大學三年的修讀過去了，我以不俗的成績畢業，在親戚的推薦下到一間小報館做實習記者。我在那裏做了個多月，感覺枯燥，不是報道交通意外，就是採訪運動員。

「為什麼我們不像《早晨報章》般報道政治、社會和經濟，難道這輩子都要報道交通意外？下次讓編輯派我們採訪政要吧！」有次到達交通意外現場時，忍不住問跟我搭檔的資深記者。

聽罷，他臉向正在搜集證據的警員，見到他沒有注意我們，像鬆了一口氣，然後瞪著我。「閉起嘴巴，採訪，然後滾呀，蠢材。」他凝重地說。

那一刻，我把眼前的老記者和以前的教授聯想起來，他們像在逃避什麼，警戒性地四周張望，仿佛有千百雙眼睛在偷看、監視他。

光陰似箭，我在報館做了好幾年，轉到好幾間報館，模式都差不多。又過幾年，又轉……。轉眼間二十多年，我被一間大學邀請做講師，索性放棄志向，專心教學。

在這二十多年間，我了解到有雙眼睛是看著我的，縱使那雙眼睛未曾傷害我。有

一次，有個記者同行自行印製了一頁「報紙」在街上派發，好像十分鐘內就被警員拘捕了。我有幸途經並取了一份，上面說的都是政治消息，有我從來沒聽過的，有些聽過，內容卻完全相反的。後來從另一些同行口中得知，那派報紙的記者得了肺病，快死了。後來都沒有再見過他，死了還是仍被拘禁著？誰知。

講第一堂課時，我叮囑自己小心講解，不要讓看著我的那雙鬼祟、陰險的眼睛留意到我。

「老師，傳聞政府把死囚賣給鄰國做實驗，為什麼只有《早晨報章》有報道，而且還說是虛構的？到底政府是否限制媒體的言論呢？」突然有個小伙子舉手叫道。

那雙眼睛正看著我，看我的回應，看我的表現。班上學生的眼睛都陰險，叫我不能信任，一時間手足無措。雖然不知道那雙眼睛在哪裏，我卻肯定目光不曾離開我。

「虛構的新聞沒有報道價值，另外不要打斷我講解呀，你這無禮的蠢蛋。」我憤怒地回應，接著便繼續上課。

那雙眼睛仍看著我，不過目光已經和緩，我知道。我也知道那雙眼睛會一直看著我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直至我死去。眼前這批小伙子仍懵然不知，可憐如我當年一樣。

也許他們會像我一樣做個鸚鵡學舌的教師，或者像那資深記者一樣走訪意外現場。因為那眼睛就在看著，無處不在。

教師回饋：承襲George Orwell小說《1984》「老大哥在看著你」的意象，展現極權政治下個人所受的壓力與威嚇，在白色恐怖中正直與勇氣的喪失，言簡意賅，發人深省。（曾達輝老師）